

紫花地丁

在东山，没有哪种草木能比董董花（也有人叫它菁菁花）于朴素中更显典雅和高贵。这是我自己给它的定义。因为在在我所熟识的野生草木中，除了那些高大需要人们仰视的青松与刺槐，其他大都在这片古老的山坡上，紧贴着泥土发芽、开花、结果，没有粗大的根系和坚硬的茎秆可抵御风雨侵袭。

粗莽的山风从每年的大雁南飞开始，直到来年刺槐花开放之前，大半年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毫不吝惜地吹打着那些柔弱的小草。刺槐花的馨香从山谷里翻过山梁，刚让山风学会了温婉，雨季就悄然来临。密集的雨点时不时地从天而降，夹杂着泥沙的雨水从山顶上顺势而下，一遍又一遍地从小草的身上碾过。董董花就在这风雨雨中，一次次脱胎换骨。

早些年，东山就没有寻春这一说。每年冰雪消融、万物复苏，父亲在田野里弄响镰刀的时候，我就知道春天的脚步走来了。父亲使唤着牛，也使唤着他自己，忙于翻地、耙地，我们则在不规则的梯田上爬上窜下。坡地上董董花就在我们期盼的目光里，在清脆的牛铃声中，贴着地表生出新绿。起初是一片、两片，到了七八片叶子的时候，一根根长长的花梗就托起豆大的花苞，从叶子中间伸向空中。不出几日，花朵竞相绽放，簇拥在一起，像一支支致的玉簪竖置于碧绿的翡翠底座上。

在我爷爷那本弥漫着中草药香味的药书上，它不叫董董花，也不叫菁菁花，而是叫紫花地丁。可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几百年的山里人，却从未因它治好过人们的病痛、拯救过性命，而使用这个高端的称谓。即使它花瓣凋零、结英打种，直至形容枯槁，人们仍然喜欢以它花朵的名字称呼整个植株，无论春夏秋冬。不管是董董花，还是菁菁花，相比于蛤蟆草、地豆子等生硬甚至有点儿粗俗的叫法，这个名字本身就自带一种无法掩饰的高贵与典雅。

我大约能猜出人们为什么叫它董董花了！一阵微风拂过，一簇簇董董花的花朵袅袅婷婷，宛如一群换上春装的山村少女，在温煦的旷野上摇起优雅的舞姿。往日里宁静的东山，在它们的映衬下，顿生出一种神秘和浪漫的迷人气息。

我清晰地记得，那时候，在人畜劳作停歇的间隙里，男人们通常会搭上一烟锅旱烟末或卷一根纸烟，点燃，边欣赏着烂漫的董董花，边咂摸着隐藏在烟末里的春天的滋味，悠然地吐出一串串烟圈。女人们则在地头的石缝间，找寻可以入口的野菜。

我也记得，有一次，调皮的弟弟悄悄地采下一支董董花，当作玉簪偷偷地别在姐姐的头发上。姐姐察觉后，不但没有拒绝，反而有一抹不易觉察的羞涩从她的腮边稍纵即逝。那份含蓄的娇羞，宛若她头上那支董董花似未开的花蕾。姐姐早年辍学，帮多病的母亲操持家务，那时她早已出落得像董董花一样，朴素之中透着一丝坚忍不拔的俏丽。姐姐也掐下几支来，分别插在我和弟弟蓬乱的头发中。我俩不伦不类的模样，瞬间惹得一家人哈哈大笑起来。

“唉，小姐身子丫鬟命啊！”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当年母亲欢笑过后发出的那一声叹息，是对着满坡的董董花说的，还是对着姐姐说的。

料峭的寒风退去，春落夏启，大多数植物的花瓣在日渐丰盈的雨水下化作春泥，并未留下半点来过的痕迹。早开的董董花却在花落之后，结出一个个长圆形的果实，谦逊地随着泥土领袖示意。此时，娇嫩的花梗已变成了坚挺的果柄。而那些果实之间，仍有些许迟来的小花依次在晨露中悄然开放。花梗挑起董董花的花儿，果柄托着浅绿色的果实，束拢在一起，更像是老奶奶收藏在妆奁里偶尔示人的花色玉簪，美不胜收。

数十年过去了，我很少有机会在东山的怀抱里，再次感受董董花的一颦一笑。但每次在他乡偶遇董董花，我都会在片刻的记忆中，回想起儿时它在山风中摇曳的身姿。

那天，在城市的街边花园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大片怒放的董董花。其青绿中略显娇嫩的叶片，仍然像在山里一样矜持地铺展在地面上；盛开的花儿全都向地面低垂着，却又将花瓣朝四面八方张开，像极了初次步入城市街头的我，怯懦但又充满好奇。

我应该感谢那些把它们从深山引入到这座城市的人们，是他们让这些乡野的花草在这片纷繁的世界里扎下根，展叶开花，为人们送上一帧别样的风景。我想，它们也一定能很快适应这城市的日月吧？因为我从路人欣赏它们的目光中，看到了它们开满山野，也开遍城市各个角落的素雅的身影。

烟台市散文学会“黄海潮讲坛”首期成功举办

烟台作家畅游文学之旅

本报讯（通讯员 李秀丽）春暖花开时，文学新天地。4月13日，由烟台市散文学会主办的“黄海潮讲坛”第一期在烟台市文联艺术中心成功举办。烟台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烟台散文》执行主编刘艳琴结合几十年的创作经验，向大家分享了《散文写作的几个关键》，引起强烈反响。

“我们要相信读者是有智慧的。我们要学会隐藏，把创作者的‘我’隐藏在笔下的人物和环境中，让笔下的人物和环境自己呼吸、自己说话、自己表现，让它们自己跟读者互动，相互撩拨情思，让读者自己去感悟。”刘艳琴老师围绕散文写作的主题、材料、结构、语言四要素，分享了题目的拟定、材料的选择和组织、结构的布局和安排、艺术化的表达、散文的避忌等五个问题。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讲座，让大家受益匪浅。

在互动环节，大家踊跃发言，纷纷提出自己心中关于散文写作的疑问、困惑，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想法、见解。现场气氛融洽热烈，大家畅游在兼具文学美感与思想深度的奇妙之旅中。

活动当天，大家还参观了《胶东文学》编辑部。《胶东文学》鲜明的地域文化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以及众多享誉全国的胶东籍作家及其作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带来了丰盈的文学滋养，并在潜移默化中让生生不息的文学光芒照亮新时代新征程的奋进之路。



春意浓

心香一瓣

□姜德照

叶片上的阳光

四月的清晨不热也不冷，太阳很早很早就从东面一点点升起来，那光芒总是蒙成一层如梦似幻的朦胧。落尽花穗子后，杨树新绽的叶片油绿油绿的，阳光打在上面，随着叶片的起伏，好像有一些喧响。

春天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植物生长期，那种生命力充盈的感觉正体现在这些杨树的叶片上。叶子吸收着阳光的养分，还在继续生长。毛杨树的树冠此时还不太茂密，一些阳光从树缝中斑驳地漏下来，形成一些光带，与那些高挂在树叶上的阳光一起，使这个清晨的空气中，隐约有一缕阳光的味道掠过。几只喜鹊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飞过了杨树林，飞到了远处的空地上或更远处的楼顶上，起劲地鸣叫着。人一走过，鸟就缓缓地飞起，那些扇动的翅膀犹如剪辑蓝天的墨笔，在天地间泼墨出一幅动感的水墨画。

从远处眺望着这一片清晨的树林，那些叶片上的阳光像不断波动的涟漪般一起一伏。鸟儿飞过，就如同鱼在水天之间穿梭。此时的阳光与树林之间，有一种很浪漫的旋律和韵脚。

心灵微品

□赖玉华

又见芝樱花开

寻着花香，笑着走进春天，走进福山隅园。一波又一波的花开花落，总有一片未曾预料的花海，会让你驻足留恋。

走在暮春的隅园，被季节的风唤醒的不只是草木百花，还有一颗爱美的心。当繁花似锦、花云浩荡的时候，每个生命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展示生命的绚丽多彩。

午后的阳光慵懒而惬意，温度刚刚好。隅园里，踏青赏花的游人越来越多，我也随着赏花的队伍边看边拍。拍拍花海的无人机也在空中探出镜头，将这美轮美奂的满园春色定格在镜头中。游人们对着无人机的镜头手舞足蹈，溢出饱满的热情，与花共舞。

芝樱花绽放在美丽的内夹河东岸，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八方游客的眼眸。芝樱花，这看似不起眼却蕴含深意的小花，以其绚烂的色彩装点着大地，以其丰富的寓意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芝樱花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樱花品种，它是草本科植物，因花色与形态与樱花相近而得名。它的正式名称是针叶天蓝绣球，别称“丛生福禄考”。

我站在高高的观景台上远远望去，蓝天清澈，白云如絮。匍匐在脚下的那一簇簇白色、红色、紫色、淡粉色、粉红色的芝樱花，犹如一块彩色的地毯铺展在大地上，美不胜收，惊艳了时光。

在花海中畅游的我，被一位女士抓拍在镜头中，定格在宛若仙境的画卷中。

笑声在空气中跳跃，如同欢快的音符回荡在空中，久久盘旋回响……

此时，一群小孩子牵着手向观景台走来，走在前面的老师一边维护秩序，一边讲解着芝樱花名字的由来：“芝樱花虽然带‘樱’，但并非樱花。因它盛开时颇似樱花，而茎秆匍匐于地，犹如矮草，故而得名芝樱花……”我不能确定这些孩子是否能听懂，但从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中能看出他们玩得很开心。

春风拂过，芝樱花的花朵轻轻摇曳，宛如少女的裙摆在空中飘舞，与周围的海棠花、连翘花以及留春桥、内夹河等共同绘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即便只是匆匆一瞥，这景象也足以让你心驰神往，久久难忘。

在这片如诗如画的景致中，我喜欢一次次驻足，感受着春天的气息。花海中的每一朵花仿佛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这片五彩斑斓的花海，不仅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更是一份心灵的洗礼。

我沉浸在这季节的美丽中，品味着人生滋味，脑海中浮现出海子的诗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坐看云起

□姜 鸿

《诗经》里的春天

周六的时候，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我走路到近郊去挖荠菜。道路两边的花树鼓满了花苞，我一路走一路看，心中充满了盛开的希望。和煦的春风迎面吹来，把经冬的沉闷和琐屑丝缕缕地吹走了，让我感觉神清气爽，一身轻松。

村庄为城市打开了通往田野的一角，无边的麦田在眼前铺展开来。我路过村门前花开满枝的杏树，路过村东拐角处的风花摇曳的玉兰树，顺着土路来到了麦地里。麦苗在春风的吹拂中已经苏醒，透着油油的绿意。和麦苗一起苏醒的还有散布在田埂上的野菜。它们从土里冒出来，四散在田野里。我俯向田野里的植物，心在刹那间安静下来。植物的气息总能让我内心获得宁静。踏着四季的节拍从容生长的植物是我生命的图腾。

春风起伏，一阵阵地梳理着我的发，也梳理着我的思绪，我在此刻忘却了尘世的嘈杂。我是一个回归田园的农妇，在

此刻亲近着土地，亲近着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植物。一株株植物是土地上冒出来的一个个惊喜，土地敞开了宽广的心胸，慷慨地任我采摘她怀抱里的宝物。鸟儿婉转的叫声离我很近，一声声落入我的心里。此时此刻，我能听到的声音唯有鸟鸣。阳光温暖地抚摸着我，我感到周身暖意融融。阳光下土地的温热气息扑面而来，那是母亲的气息。亲近土地，亲近植物，实在是一种自然的养生之道，是一件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事情。

忽然想起《诗经》里的句子：“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那种劳动的快乐，收获的快乐，从三千多年前一路欢歌而来，溢满心间。真正的快乐，总是与劳动有关的朴素的感情，这种快乐是古今相通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采摘植物，不仅能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还能获得物质上的满足。从田间地头采摘回的野菜，没有农药的污染，没有化肥的

在莱州市的北部，有一座宁静而祥和的村落，那是我的老家——西由东北村，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家的老屋就坐落在村子的中西部，它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默默地守望着时光的流转。它是灵魂深处的一抹乡愁，是记忆长河中永不褪色的画卷，只要轻轻一触，那些关于老屋的情怀，便如潮水般涌来，展现在我的面前。

老屋有四间上房，两间西厢房。老屋的地基是由大小不一的石块砌成，土坯墙体，用石灰抹的墙面、砖块砌的墙垛，它们相互映衬，使老屋有了几分美感。老屋的屋顶是人字形的，用麦草和蒲草苫盖而成。老屋虽然很普通，却承载了我童年的欢乐与成长的记忆。

老屋西侧是我家的院子。我小的时候，院子里有桃树、枣树、梧桐树和一棵百年的香椿树。香椿树根深叶茂，宛如一位智慧的老者，静静地矗立在院子的一角，与老屋遥相呼应。

每当春天到来，桃树就会绽放出花朵，粉白相间，花香袭人。香椿树的嫩芽也悄悄地散发出独特的香气，吸引着人们前去采摘，品尝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院门口的葡萄架上，藤蔓开始攀爬，我们这些孩子在葡萄架下嬉戏、玩泥巴、捉迷藏、摆蜻蜓，笑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给老屋增添了几分春的气息。

老屋不仅仅是一个居住空间，更是承载着许多美好回忆和情感的地方。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的冬天特别冷，雪下得特别大，白雪覆盖着老屋，宛如一幅静谧的水墨画卷，又像是大自然精心铺设的绒毯，将老屋的沧桑与岁月的痕迹温柔地掩藏。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用铁丝吊在空中，灯光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老屋的各个角落，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土炕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与满足的笑容。

母亲盘着腿坐在炕的一角，手里拿着针线，细心地为我们缝补着衣服与鞋袜。她的动作娴熟而坚定，一针一线都凝聚着对家人的爱与关怀。姐姐在一旁专注地编织着草编，蒲条在她的指尖上跳跃，仿佛在编织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想。我和妹妹则依偎在炕头，手中翻看着小人书，书中的画面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让我们沉浸在无限的想象与欢乐之中。

母亲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让我们猜谜语——枣核大小，三间屋盛不了；五个兄弟住一起，名字不同，高矮不齐；小货郎不挑担，背着刺到处窜。母亲还给我们讲牛郎织女、三十守岁、万里寻夫、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民间故事。母亲富有磁性的声音让故事充满了奇幻的色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传说之中。这些故事不仅丰富了我的想象力，还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老屋不但见证了我的成长，还教会了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20世纪60年代末，我偶然发现家里有只土鳖。母亲告诉我，土鳖是珍贵的中药材，供销社收购，价格还挺高。我一听来了兴趣，跑去收购站向师傅们请教。他们告诉我土鳖的收购价是每斤3元到5元，还教给我土鳖的饲养方法，并帮我联系到了种卵。我兴高采烈地跑回家，开始了我的土鳖养殖之旅。我在老屋的西厢房给土鳖准备了一个舒适的家，又到土墙根下收集蓬松的细土和树根下的腐土，覆盖在种卵上面。每天放学后，我都要跑到西厢房观察土鳖的生长过程和规律，清理它们的住所，保持环境清洁。有一次我目睹了一只土鳖蜕皮的过程——它的壳慢慢裂开，躯体不断伸缩，头部先蜕出，然后腹、尾依次蜕出。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迹与自然的伟大。

1981年春节刚过，我离开了老屋，踏上了异乡的土地。40多年来，我每次回老家，当车子缓缓驶入山东地界，我心中的那份由内而外的激动与期盼，是任何语言都难以表达的。儿时的点点滴滴如同电影画面，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放。而老屋，虽然无法言语，但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默默地等待着我的归来，诉说着对我的无尽思念。它让我意识到，无论岁月如何变迁，老屋和家人永远是我心灵的港湾，是我随时可以归来的方向。

现在，老屋已空置了二十多年，墙体斑驳，木门上布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屋顶漏雨，西厢房也在2015年的大雨中塌了一间。2019年农村宅基地确权以后，我们兄弟姐妹商量决定，由我继承老屋，将老屋传承下去。2020年我对老屋进行了加固保护，希望老屋能屹立不倒。

世事无常，风雨难测。就在2024年的一场大雨中，老屋的门楼、瓦片散落一地，一堵墙轰然倒塌，就连那棵百年的香椿树，也经不住大雨的浸泡，倒了下去。好在妹妹马上对门楼进行了抢修，使门楼旧貌换新颜，老屋又有了生命力。

老屋老了，它或许不再是居住的首选，但它承载的那份厚重与温情，却永远无法替代。我对老屋的眷恋，如同植根于内心的种子，愈发茁壮。我希望它健康地屹立在那儿，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愿岁月静好，老屋依旧，让老屋情怀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催生，干干净净，但却内蕴丰富，一如我的人生。忽然就觉得自己的生命真的就是田野里的一株植物，栉风沐雨，自由生长。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那茂密的莪蒿，长在山的中间。“于以采蘋？于沼于沚。”到哪里去采白蒿？到那沼泽和小洲边采白蒿。“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登上那南山去采蕨菜……《诗经》是先民生活的生动吟唱，他们与植物相依相伴，使《诗经》充满烟火美意，也充满自然的气息。

一株株植物，在《诗经》里茂盛生长。荇菜（荇菜）、卷耳（苍耳）、蕨（蕨菜）、葑（芜菁）、菲（萝卜）、葵（冬葵）、艾（艾蒿）、苓（甘草）、芍药、椒（花椒）、蕘（益母草）……据清代学者顾栋高的《毛诗类释》统计，《诗经》中写到的植物约有150种，现代学者潘富俊结合植物学考证，认为《诗经》里的植物有160余种。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没有哪个春天能比《诗经》里的春天更明艳动人。那个桃花盛开的春天穿越了三千多年的岁月，一直来到今天。麦蒿、荠菜、苦菜、芨芨菜……我走在时间的通衢大道上，走在《诗经》的春天里，味蕾和心灵都品尝着春天的滋味。那是甘苦掺杂、余味悠长的生命的滋味，是铅华落尽、返璞归真的滋味，是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滋味，是取舍有道、回归真我的滋味。沿途，一树一树的花开……